

## 什么是符号？

### “符号学家”与“准唯实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之一）<sup>1</sup>

约翰·迪利

每个人都知道某些日子比另外一些日子美好。我的“另外一些日子”之一，是一个同事向我走过来，表示对即将到来的美国符号协会第二十六界年会有兴趣。

“请你告诉我关于符号学工作一些相关东西吧。”这位同事说。

“那有什么可说呢？”我说，一时有些心不在焉。“符号学是关于符号行为、符号和符号体系的研究。”我知道，说符号学是研究符号活动的帮助并不大。所以我就这么说了。但是我做出克制，因为我可以明白，这个问题是青萍之末。

“哦，你用符号指什么呢？”我的同事追问到。

从事符号学的谁没有在同事那里成百次地听到这个问题呢？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符号是什么。他们去看奥斯汀的时候知道去寻找什么吗？所有你必须做的就是随便拉扯几句，然后把谈话引向别处。

也许这是一个心情改变。可能是我喜欢这个同事。或者可能是我想要扮演“魔鬼拥护者”（*advocatus diaboli*）。不管理由如何，我决定不简单地用敷衍法子，也不想东拉西扯地谈起对符号的“常识性”认识，这种认识很有用，也不算错，然而比其所显示的更为模糊不清，可能不至于让提问者对关于符号的这门“新科学”产生鄙薄（如果他/她并没有已经是如此的话）。

你是懂得这种套路的。有人问你符号是什么。你回答“你懂的。吸引你注意到某种其他东西的任何东西。某种再现另一种东西的东西。”然后他们说，“你的意思是交通灯？”你说“当然。或者一个单字。或者一个告示牌。任何东西。”然后他们说，“哦，我明白了。”然后生活便继续下去。

但是这次我决定不依套路，实事求是地说说我所认为符号是什么。所以我直视我的同事好一会儿，最后依然目不转睛地说道，“好的。我告诉你符号是什么。

---

<sup>1</sup> 这次交谈的原稿在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举行的第二十六界美国符号学协会年会主席致辞中发表过。“符号学者”（*semiotist*）是“符号学家”（*semiotician*）的同义词，表示“从事符号行为探察的人”，见 Rauch 1983 的第八届主席致辞。参见 Deely 1990: 119-120。完整的文本发表在《美国符号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20.1-4（2004），1-66。

符号是每个客体所预先假设的东西。”

我的同事一下子眼睛睁大，脸上显出惊讶的表情，我的耳朵里传来他难以置信的回应：“符号是什么？”

“每个客体所预先假设的东西。每个客体所预先假设的某种东西”，我再次重复。

“你什么意思？你能解释下吗？”这位同事看上去很严肃，我此刻没有任何必要或计划这么做，所以我说“当然，但是我们先去一边吧。”我打开我办公室的门，指着我办公室外车道尽头那块私密区域的石桌和长凳。

我的同事无从知道，但在我那一刻的个人符号活动中，我只能记起托马斯·A. 西比奥克在大约十七年前的美国符号协会上的主席发言，发言中，他把符号学和唯心论运动之间的关系同苏门答腊的巨鼠案做了比较，<sup>2</sup>“如歇洛克·福尔摩斯所宣布的，这是一个世界还没有为之做好准备的故事。”

---

<sup>2</sup> Sebeok 1984: 18.